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徐孝穆集卷三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二

集部

徐孝穆集卷三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

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
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
漢委珠囊秦亾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

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

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

見勸進表及為貞陽侯書 禱

杌窮竒流災中國

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禱杌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

謂之窮竒

王彌石勒吞噬關河

晉書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

之飛豹後為羣盜降劉聰為石勒所殺又劉淵以石勒為護漢將軍平晉王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

子營後據襄國為後趙

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較彼兵荒

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

見為

貞陽侯書

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

史記

晏子傳贊余雖為之執鞭所
忻慕焉按泰寧晉明帝年號
建武棲棲何期扶轂

賦桓文曾不足使扶轂
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

之臣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子遺

以鳥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邱上有雲如虎感已

而生臯陶淮南詩維師尚父

子云臯陶鳥喙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詩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明公量苞金鉉易鼎黃耳金鉉神表玉璜見為

商會朝清明詩袞職有闕惟平階佇德詩維長揚

侯儷充當作欽才仲山甫補之

衡正而泰固已留連管樂見為貞惆悵風雲濡足維時

階平也陽侯書

新序今為濡足之

故不救人溺可乎投竿斯在見與宗去歲兇徒不逞言

次巴邱鼓聲聞一柱之臺

博物志南荆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木皆拱之

烽火照三休之殿

藝文類聚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欲誇之享客章華之臺三休乃

至其

公則懸麾羽扇

語林亮與司馬懿克日交戰懿使偵之孔明葛巾羽扇指麾三軍從

容自若懿歎曰諸

葛君可謂名士矣

猶對投壺後漢書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

戎羯咸奔鯨鯢俱翦

見勸進表

樓船萬軸還繫昆明

三

黃圖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

胡馬千羣皆輸長樂

漢百官志長樂廡丞一人

於是

乎夏首西浮

見為貞陽侯書

雲行電邁彭波東匯

禹貢東匯澤為彭蠡

谷

靜山空

見與陳司空書

扼鵲尾而據王畿

綱目贊寧池州府銅陵縣有鵲頭山今廬

江西岸有
鵲尾渚

登牛頭而埽天闕漸臺偽帥仍傳首於帝京

郟塢元兇咸剗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

言咸為京觀

見勸進表

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

吳志孫堅為長沙太守舉

兵討董卓乃前入至洛陽

脩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後漢書

至長安率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
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馬

重以秦宮既獲

漢張良傳沛公入秦宮殿帷帳狗

魯殿

猶存

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靈光歸然獨存

闢綠草於應門

沈約詩應門照綠苔

開

青槐於武庫

未詳

長安五陵之族鄠杜七遷之民

班固西都賦南

望杜霸北眺五陵注宣帝杜陵文帝霸陵高惠景武昭

帝五陵在北士人多宅於此又三遷七遷充奉陵邑注

七遷為編徒居七陵充供奉也又鄠強負而歸論語則

杜濱其足注扶風有鄠縣杜陽縣

民強負其都塵斯滿見與楊鬻脂藏脯遊騎擊鐘侍頌

子而至矣僕射書

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漢

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

理志河南郡有故市縣曹參傳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

顧非礪曰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吳祥

曰何晏景福殿賦高

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

分禾黍見勸豈以鄉名穀熟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

進表

毫湯都也邑號禾興而已哉吳志孫權立子和為太若夫卦

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

起龍文書因鳥跡

見勸進表

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

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

濟其美不

八百諸侯專心同德

書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又予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

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

見為貞陽

侯壤蟲之比黃鵠

淮南子盧敖視若士曰吾此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轍鮒之仰

河宗

莊子外物篇莊子貸粟於監河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轍中涸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

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

多幸叨遙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焦迫邳彤之切長亂心

胸後漢書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

者不得顧家會更始所遣將攻徐庶之祈終無開允見

援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楊僕潘岳寄婦賦歸既而屏居空館空館而自憐多歷歲時繫犯幽

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殞

酷痛奈何無狀奈何維桑與梓翻若天涯古詩各在天一涯杖

栢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詩或不茫茫宇

知叫號

宙容身何所

漢鄒陽傳申徒狄徐行不容身於世

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

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

寢之憂

後漢書趙咨少孤有孝行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

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請盜皆慙歎奔出當輓

輿櫬猶有危途之懼

後漢廉范傳范京兆杜陵人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西州平歸鄉里西迎父喪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

況乎逆寇

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飽誰經心

眼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饘飽酒醴芣羹菽麥蕒稻黍稷粃唯所欲程糜不繼師覺授孝子傳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
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原粟何資

論語原忠

為之宰與之粟九百

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游魂已謝

後漢謝夷吾傳

游魂假息無所施刑

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

絕

汲冢周書時訓解立春之五日魚上冰吳樹臣曰易通卦驗大雪魚負冰

似蟄蟲之猶

蘇

月令孟春東風解凍蟄蟲始振

良可哀也良可哀也

本傳侯景寇京師陵父擒先在

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居若憂恤

自東都紹漢南毫興殷

見勸進表脩

好徵兵

左傳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王以戎難告齊徵諸侯

而戎

彌留星瑄韓宣范武方駕連鑣

見左傳

蘇秦張儀朱

輪華轂

蘇秦傳燕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張儀傳蘇秦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

所欲用為取給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

孟子四罪而天

下咸服詳勸進表

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旂而永慟王稽反命既

無託乘之恩

見與楊僕射書

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

左傳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聳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

求亡晉奔齊猶蒙招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名讐也請受而

甘心焉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曰管夷吾治於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又隨會在秦乃使魏壽餘

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既濟魏人諫而還問

管寧於遼左

魏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文帝即位徵寧

遂將家屬

追王朗於浙東

魏王朗傳朗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自以身為漢

浮海還郡

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

軍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

賤之儔邪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見與楊僕射書誠為

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見勸進表差

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晉山簡表臣父濤奉先帝手澤青紙詔郡將

州司後漢皇甫規傳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注郡將郡守也郊迎負弩漢書霍去病為栗騎

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

鄉亭里候

西京賦注秦法十里一亭周禮夏官

有候

飾館陳兵

左傳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馬矣

豈是復介而奔

齊

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使臧宣叔逐東門

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寧當竊妻而逃晉

左傳共王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已焉哉羌難得其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

遂奔晉

漢書谷吉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

楚之申胥埋魂

者何地

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苦廬

見與宗室書

徒延光晷

謂光陰日晷

夫以啁噍燕雀躑躅鳴號

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馬則

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馬鳴號馬躑躅馬踟躕馬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

去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

琴操曾子

耕泰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

蘇使幽囚無馳哽噎

見讓右僕射初表趙紹

熹曰本傳陵不奉家信便布衣蔬食曾耕句言已之思親蘇使句言已之奉使

公履忠宏孝冠

冕搢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糜仲月王政無塞

仲秋

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分穀高年仁風斯遠

漢文帝紀有司請八十已上月

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

緊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

日憔悴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漠北之塵營魄

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本傳魏武子有嬖妾武子卒類嫁之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

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孤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詳與楊僕射書

子徐陵頓首

與王吳郡僧智書

南史王僧辯傳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敗走僧智

肥不能行

又遇害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

後漢書 郭泰字

林宗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由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

與李膺同舟而濟眾

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

信陵君傳

賓望之以為神仙

魏公子無忌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況

復王家沈默

晉書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兒子曰默曰謝沈戒之曰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

氏混玄

晉書謝混字叔源少有才名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

名貴公

門譽華卿子

漢項籍傳楚懷王召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

而秦峰阻竄浙

水悠長謔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萋已戒

淮南子注青女青腰玉女

主霜雪也

白露方漙

詩零露漙兮

體中何如願聞康勝鄧仲華服

袞之年

後漢書鄧禹字仲華光武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及即位於鄗使

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鄴侯食邑

荀令則擁旄之

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後定封高密侯

日晉荀羨傳羨字令則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時年二十八中興方

伯未有如羨

之少者也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

魏曹植與楊德祖書

足下高視於上京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薦臻邑閭皆

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

郡國志消山下有夫山祠山北湖陰又有

消御史廟孤石聳出

似婦人豔妝而坐太傅齋室荒茫無處

後漢高史傳桓帝好黃老

道悉毀諸房祠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

自神麾所屆襁負斯歸新屋方

華故田斯墾府吏間坐長使誦經

謝承後漢書張霸為會稽太守甚有名稱

其餘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

督郵無事惟慮

節誦習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

吹笛

馬融長笛賦序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平陽塢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

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

東包海水俱承幕府之威

班固集奏

悲而樂之作長笛賦

記東平王蒼曰幕府新開廣延羣俊

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

漢書宣帝曰與我共

理者其惟良

政差邊

疑作趙

張何其神也

漢趙廣漢等傳贊自孝武置左

二千石乎

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孤子無心覲冒苟郊光

陰風疾彌留

見與宗室書

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

望侯極迹於黃河

漢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為

昆侖云按騫封博望侯

移中監流滯於滄海

漢昭帝紀移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

于庭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蘇林曰移音移麻名也

自斯以後惟有庸賤

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

鮑昭蕪城賦莫不理魂幽石委骨窮塵

豈意餘

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毫渭老師周旌賁邱園

見采

拾衡巷遂以衰駘不棄

莊子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衰駘他

甕盜無

遺

莊子甕盜大癩

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

屢有吹噓之言

見檄周文

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

陸雲

喜霽賦曜六

升降丹墀

左思魏都賦丹墀臨堦注天

點

寵於紫閣

污清朝豈不荒媿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

高貢導河積石至于

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

嵩高維岳極天為重

詩嵩高維岳峻極于天

未可

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

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於樹端謂之桑榆

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

漢書

司馬遷字子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阮園蕃薛

朝覽希道之疏未詳按南史謝莊

彭城過梁楚以歸

朝覽希道之疏

字希逸製木方丈

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為一道逸字畫相近或致誤耳

浮雲西北

徒懷魏帝之文

魏文帝雜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行雨東南思假飛

山之便

吳越春秋范蠡作城訖怪山自至怪山者琅邪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百姓怪之故曰怪山

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祁寒

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願加珍

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荅李顥之書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

吳志魏文帝諱丕字子

桓嘗為虞翻設虛席

伯喈倒屣固以相屬

後漢書蔡邕才學顯

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倒屣

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

盡當一日復其草土思縈衣裾

後漢趙岐傳注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

與之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

披素清顏但覺形穢

世說衛玠俊爽

未嘗以衣裾縈其門也

有風姿王濟輒歎曰珠玉在前覺我形穢

晉石苞傳市長趙元儒歎

苞當至

王佐之才信表天骨

後漢王允傳郭林宗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

也孺子之榻雖其可懸

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陳蕃為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穉

來特設一榻

仲舉之車彌軫恒眷

見與宗室書

孤子昔緣素

去則懸之

乏叨筮皇華今日形容無闕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

餘息繇繇待盡鐘漏

見為王儀同表

安可以樹揚名士游處盛

賓

吳志喪欽與太子登游處

來喻泰高如為善謔文豔質寡何似上

林

漢書序傳文豔用寡子虛鳥有寓言深麗北風終始

華而不實將同桂樹

漢五行志

成帝時歌謠云桂樹華不實黃雀

但忘年之款昔有張

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衷

未詳後漢書禰衡始弱冠

鄰國之交非無嬰札

左傳吳公

子札聘於齊

儻哀駘可悅甕盎非疑

見與王僧智書

方願投衿

悅晏平仲

庶比傾蓋

家語孔子之邾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頃陳湯之疾歲月

增深羊祜之痾秋冬彌劇

見與宗室書

且年光道盡觸目崩

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齊書辛術字懷

哲武定八年除東南道行臺尚書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略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

籍甚英風

漢陸賈傳賈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

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

戎帳艱辛無乃為弊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

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

方藉威靈庶平讐恥提攜小國願預藩臣

南史梁貞陽侯明傳陳霸

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

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敕須

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悵

南史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紹泰二年齊兵攻逼建業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為質乃遣曇朗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

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敕旨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

等

南史本傳岐會稽山陰人陳武帝引參機密為兼尚書右丞

至和州與司馬行臺

共為盟誓

南史貞陽侯明傳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

而蕭軌等決信

敗亡

陳武帝紀齊兵至秣陵故城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

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奮齊文宣帝紀天寶六年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

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眾至

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已亥柳達摩為霸先

所攻遂以石頭降七年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眾

濟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

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

司馬裴英起並沒士卒還者十二三

苟相陵易鬱從

東道馳至北郊

陳武帝紀齊軍至元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

既通宮闈

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且

置兵之地溝澗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

陳武帝紀壬子夜大雨平

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

近遣張都來此

具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

五里軍人退散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楫且蘆牌

荻筏竟浦浮江

陳武帝紀齊軍士得竄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者彌岸

千

百為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按甲

漢書篤不疑傳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韓信傳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

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

安遠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

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

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

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

齊書婁敬字佛仁代郡平城人

也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武成至河陽遣總偏師赴懸瓠敵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

應來

江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理彼之陵

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

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敵

漢外戚傳班婕

仔對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

去歲柳達摩等石頭天井

連月亢陽三子纔降

陳武帝紀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淮州刺史柳達摩楚州刺史劉士榮

率衆赴任約入石頭又梁敬帝紀翟子崇等降並放還北

連冬大雪黃袍盡沒

吳其炳曰

陳武帝紀柳達摩等被圍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已剄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駭邪白帳皆浮未詳按後漢西域傳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既因之以泥

塗兼加之以疾疫蕭裘既退雪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

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

博物志君子國人衣冠帶劍好禮讓故為君子

國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鬪艦舟

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為明

鏡通鑑梁敬帝太平元年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

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昔晉侯不能乘鄭

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

馬左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弗聽戰於韓原晉戎馬旋泞而

止趙將不能用楚兵史記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一非水土難

為騁力揚州卑濕漢地理志江南卑濕丈夫多天厥土塗泥禹貢揚州厥土惟塗

泥如遇秋霖楚離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杳同江漢假令蚩

尤重出見勸進表白起還生史記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控代馬而

陵波

後漢班超傳疏
曰代馬依風

躡胡靴而渝水終難逞效詎有成

功六州勇士

漢書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為六郡

雖有百萬十姓豪

傑徒勞千億不能為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又安

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

見與楊僕射書

故得兇人侯景

濟我橫江

梁武帝紀太清二年冬十月
己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

天步中危實由

忘戰

漢主父偃傳引司馬法曰國雖大
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自亂離已久人

解用兵女子無媿於韓彭

韓韓信彭彭越也見漢書

兒童不殊於衛

霍見移吳鈞甚利

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鈞吳
作鈞者殺其二子以血繫之遂成二

鈞獻於闔閭鈞師向鈞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聲絕於口兩鈞俱飛著父之胸吳王乃賞百金

蜀甲殊輕槩動風霜未詳弩穿金石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

射之飲羽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高樓大艦概日凌雲謂樓艦之高也

詳玉臺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岳見檄文侯車騎陳武

帝紀二年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

邊塵時虧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

邑蕭太保龍驤於賁海梁敬帝紀紹泰元年以太尉蕭循為太保詳與酋豪書王

儀同虎視於洞庭梁敬帝紀紹泰元年以鎮南將軍王琳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本傳琳為

元帝舉哀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
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

若望高峰

便當投袂

左傳楚子投袂而起

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

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喪行臺

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

氏羌之兵

蜀志晉策命曰乃考保據庸蜀商頌自彼氏羌

烏桓白虜之騎

烏桓後漢

外國名詳移齊文

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為比吾倍薄相懸何

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

漢書周亞夫為

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悍為將軍次棘門
文帝勞軍至其營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

如兒戲耳 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

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頗將攻秦秦之

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近

張舍人至始奉嚴敕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聞願達丹

誠用停王赫

詩王赫斯怒

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

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妄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

有疑怪大軍多士希惠矜宏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

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

同投筆慷慨不復多白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回環猶陰陽之報復

近者數鍾九厄

漢書陽九厄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九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

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祖武皇帝之孫

世祖元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膺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

歸德賊勃

南史蕭勃梁武帝從弟景之子也

不涯疏戚希纂帝圖信是

奸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沱

具九

社稷阡危鑿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

錫文

趙趙

見為貞陽侯書

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

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

南史吳平侯景傳景子勵

勸勳勃勵為廣州刺史歲中數獻方物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大寶初勃鎮嶺南

為廣州刺史

方牧之權由於承聖

南史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江西督護

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相東王繹在荊州承制授勃鎮嶺南為廣州刺史

操兄戈而斬

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為甚比春初便遣大

都督歐陽頡墟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

南史梁敬

帝初即位加勃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太平二年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文育

平南將軍侯安都等南討又勃度嶺出南
康以歐陽頴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
吾奉承朝算

指畫戎略樊滕耿賈樊樊噲滕滕公夏侯嬰高祖功臣耿耿奔賈復光武功臣戮

力爭驅天地靈祇見與宗室書水陸開道獲傅泰不勞於一

箭禽歐陽無待於尺兵偽黨皆俘連城盡拔所獲軍資

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回戈

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後漢范滂傳登車攬轡慨

然有澄清人神慶躍南史三月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遠於始興攻殺蕭

勃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

歎豈可為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歡忭朱明戒節

爾雅夏曰朱明

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

詩秉

國之鈞

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洊臻東夏

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有寧

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

見九錫文

始則

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掩觸

刃平夷

南史杜龕據吳興以叛龕僧辯壻也霸先表自東討仍還都命周文郁進討龕龕以城降誅之

梁敬帝紀太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岩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

會稽討彪敗走丙辰若邪
村人斬張彪傳首建業

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

虜前年末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戍賴貔貅騁力

見為貞陽侯書

衛霍同心

見移齊文

殲厥胡夷不日清殄

南史陳武帝東討杜

龕留侯安都杜稜宿衛臺省軍至義興泰州刺史徐嗣徽乘虛奄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帝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郁進討杜龕齊又遣兵萬人於胡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周鐵武率舟師斷齊運輪帝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

去年將

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

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

解投險赴坑大小皆禽鯨鯢盡戮

見勸進表

三江之上

揚州

三江既入

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尸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

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

南史二年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

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
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王僧愔等衆十萬
出柵口向梁山五月齊兵至秣陵故城游騎至臺都下
震駭帝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
於瓜步獲其舟粟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
糧運盡獲之齊人大餒帝因命衆軍奪食攻之齊軍大
潰執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蕭軌東方老王敬
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
竄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虜中驍將唯此數
至京口者彌岸惟任約王僧愔獲免

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

詩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遠邇敬欣華夷怖懼如聞彼虜稍是危亡

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

後漢吳漢

傳贊電

掃羣孽

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州

後漢梁冀傳帝

曰此跋扈

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左

將軍也

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又殖綽

歸首闕庭即為

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

申聞優其禮秩臺儀不貶位遇兼常

南史侯瑱鎮豫章甚強又以本事王

僧辯未肯入朝後余孝頃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翕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翕部下侯

方兒叛攻翁虜瑱軍府伎妾金玉歸於武帝瑱既失根本以武帝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請闕請罪武帝復其爵位今所禽歐陽頡傅泰等莫不宏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

榮祿坦然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

建武永平後漢年號詳侯安都碑

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遊踐貴鄉

日想山川依然舊識

陳武帝紀蕭暎為廣州陳武帝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明年為交州

司馬與刺史楊暉討平李賁除江西都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吾既忝荷朝私位逾

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

後漢朱穆傳劉陶等訟穆曰中官近

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詳與楊僕射書

故鄉如此誠為衣繡故人不

見還同宵錦

漢書上謂朱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又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
錦夜行

天涯藐藐

見與王
僧辯書

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

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

博毅舞賦游心
無垠注垠際也

浮海窮山

罔不感格投竿負鼎

見與宗室及
王太尉書

馳步蒼龍

後漢百官
志北宮門

蒼龍司馬主東門注洛

崖穴邱園

後漢和帝紀詔曰昭
巖穴披幽隱遣詣公

車朕將悉聽馬

爭趨金馬

漢東方朔傳上
使待詔金馬門

君之才具

見

貞陽
侯書

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

儀當為申聞各處榮祿深加持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

等使彼指此不多

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惟農

未詳按史記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女媧

氏亦風姓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姜姓

遷虞斯夏

竹書紀年舜在位十

有四年於是八風循通慶雲叢聚遷虞而事夏

莫不三靈所佑

見勸進表

五運相推

漢律歷志土生金故為金德金生水故為水德水生木故為木德木生火故為火德火生土故為土德

梁

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亡

生民蕩覆

見為貞陽侯書

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

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

不征行

宋州郡志越州合浦太守領徐聞令後漢馬援傳南擊交阯軍至浪泊上

銀洞珠官

所在清乂

益州記銀水在綿州晉書地理志合浦郡領珠官縣

自還麾南極伐逆

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廷梁社十翦彊寇

見九錫文

黃

帝與蚩尤七十戰

帝王世紀黃帝討蚩尤凡五十二戰

魏祖在軍中三十

年

魏氏春秋夏侯惇謂王曰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

方厥劬勞未為勤苦

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

見勸進表

萬里徂征蚪龍表瑞

陳武

帝紀帝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耀

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承

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
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

偪眷言潁水徒抱素心

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

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
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
終身不相見 樹臣曰九域
志潁昌府有許由臺巢父臺
尚想汾陽無因高蹈

注子堯見

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
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俛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

升禮大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媿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

郊特牲人臣無外
交不敢貳君也

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

膺寶歷永與周室方同斷金我運維新宜脩朝聘今遣
侍中都官尚書周宏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

為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周書護字薩保

太祖兄邵惠公顯之少子封晉國公文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

護涕泣奉命孝閔

踐詐拜大冢宰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况周陳款好
一紀於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敕邊吏

賈誼

新書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楚亭瓜惡就令人竊為楚亭灌瓜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

以重幣拾橡之尤想應無忽東觀漢記李恂餉遺無所受居新安闕下拾橡實為食

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州隋書荊州巴陵郡注梁置巴州

多歷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

蕭歸北史周附庸傳歸字仁遠答之第三子也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

人馬踰潰涉漸便置城隍易城復于隍謀為侵軼左傳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今春仍縱蕭氏元舉累

移論及翻相河漢劉峻辨命論聖人之言河漢而不測更往研問便騁鋒

鐫見檄周文彼軍人恃勇遂致俘禽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

商奄餘孽

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

才力甚微為暴

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

漢賈誼傳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不可加兵

便敕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

郡輸薦貴朝

北史附庸傳蕭詧大定四年詧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宋書荊州南平內史吳南郡治江南

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候

涉言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甬屬荊州之界

耳

漢高帝紀築甬道屬河注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周附庸傳江陵平周文命詧主梁嗣居江陵城

東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彼此方由周又詧子歸天保五年長沙巴陵並陷於陳

分好義絕規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

曠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寶見移吳當勁蜀晉拒彊秦

資彼山川並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

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

益蒹葭之地哉幸非竊疾國策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

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相見鑒

容江陵小寇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

人宇文平口具其懷取取故此相白

為陳主荅周主論和親書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

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

北史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明

帝初為脩城郡守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為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又鮑宏字潤身東海剡人也仕梁元帝遷通直散騎常侍郎江陵平歸於周明帝甚禮之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省告具懷夫聖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

地佇育黔首故張旌以往拭玉而來

見與楊僕射書

同在蒼生

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

龍魚河圖云蚩尤造五兵仗刀戟大弩

散馬休牛載懷偃伯

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谷人之勞告不

與也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

左傳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信

由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覲今書甫承家難知以

冢宰執政擅同淵藪

書武城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令尹當朝妄

專征伐無君之謫俾墜其師

左傳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曰有渝此盟明神

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

無將之誅已從司寇

公羊傳君親毋將將而誅焉

刑名

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鄰敬聞衷款若二境交歡俱饗

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

述

在吏部尚書荅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曹逐其多少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闕相祿况復皇朝官爵理係元天內典謂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

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克身所望階榮便當果遂如

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

邪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荅云

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

信此闕君命僕何以相荅邪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

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

悉用元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

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元保

尚史羊元保太山南城人文帝以元保廉素寡

欲頓授名郡嘗曰人仕宦非惟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元保

梁武帝云世

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攄自此而論豈非前業

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

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

魏志注令曰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乏白銀之

寶難得

漢食貨志武帝時有司奏言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乃造銀錫白金益

康曰白黃紙之版易營

南史張興世傳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

皆先戰授位機版不供由是有黃紙札

假以官榮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

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

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外常侍路上比肩

謔議叅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

三國志吳趙
啓曰如臣之

比車載斗量

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

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宏周公之德

陳宣帝紀帝諱頊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

光大二年進位太傅

西羌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

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邪凡人所以稱屈滯者

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

見詣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

軍等並為卿相

南史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塘人太清二年為中領軍

此不踰其本

分邪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

為丞相

秦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以車府趙高為郎中令三年冬為丞相

漢有高廟令

田千秋亦為丞相

漢書車千秋傳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上急變訟太子冤數日為丞相

千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號車丞相

此復可為例邪僕七十之歲

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

涅槃經佛言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

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陵白

同前

此篇陳書本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

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
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
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
議叅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
日當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
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
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闕選序梁
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攄宋文帝

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元保此則
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
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
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荅周處士書

南史周宏讓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頗微不出晚仕侯景為

中書侍郎

獲譏於代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

天目

吳興記天目山極高峻嶺上有泉水甚美東南有瀑布下注數畝元和地志天目有兩峰峰頂各一

池左右相對為天之左右目
故名道書云第三十四洞天
得肆閒居禮記孔差有弄

玉之俱仙

列仙傳蕭史教弄玉吹簫作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秦穆公為作鳳臺一旦皆隨鳳飛去

非無孟光之同隱

後漢逸民傳梁鴻妻孟光曰妾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

前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

抱朴子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

升降盈

虛盡軒皇之圖藝

漢藝文志道家者流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

五十雖復考槃在阿不為獨宿

見詩

詎勞金液

神仙傳藥之上者有

九轉選丹

唯飲玉泉比夫煑石紛紜終年不爛

神仙傳白石生

者常煮白

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

莊子至道之精

窮窮冥冥又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

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祕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

巖

列仙傳雲臺山絕崖有桃樹大如臂張陵曰符桃實者告以要道弟子無敢視者趙升從上自擲正中桃

樹得桃滿懷而至

孫泰門人競投滄海

南史沈約傳錢塘人杜吳通靈有道術吳死門

徒孫泰弟子思傳其業隆安三年思於會稽作亂宋武帝紀孫思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於臨海

何其

樂乎聖朝虚心版築尚想丘園

見為貞陽侯書

若彼能赴嘉招

潘岳詩的冠添嘉招

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

此風神確乎難拔

見

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

左傳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
人人犧實難 **高視公卿獨騁蜡螳之訓**
未詳按莊子人食芻豢麋鹿食

薦蛆蛆甘帶天下味知正味 **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

注帶小蛇蛆蛆喜食其眼
後漢方術傳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前後宰府
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有道皆稱疾不就 **若**

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

紆組
漢書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俱為光祿大夫謝病歸鄉里郡二

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
漢陰一老相攜抱甕
莊子子貢過漢陰一

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丈夫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子貢曰有機於
此日浸百畦圃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羞不為

也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

莊子湯伐桀克之以讓務光光曰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况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投澗

水又顏闔不受魯聘鑿坏而逝

方同形影玉臺新詠楊方合歡詩譬

如形追軀又

結綬彈冠

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高故長安語

亦如影追身

日蕭朱結綬王貢彈

無容楚越况乎糞土變龍

左傳臧紇唁衛

冠言其相薦達也

侯退而告人曰衛侯其

羶臊名器

周禮注犬腥羊羶左傳仲尼曰唯名與器

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

不可以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

假人

潁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

見為陳武帝書

商洛園公未聞求徵

綺季

漢書張良傳注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

斯所未喻高

懷而躊躇於矛楯也

莊子楚人有賣子及楯者見人來買子即謂之曰此子無何不徹見

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子刺爾楯若何

唯遲山阿近信更

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

陵白

與章司空昭達書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允惟有歐紇

南史歐陽

紇字奉聖顧子頗有幹略襲父官爵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姓宣帝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為左衛將軍遂舉兵反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

南通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

洞

南史顧合門顯
貴威振南土

百越之賫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

國家明公受服嚴冬

左傳劉子曰祀有
勃腦戎有受服

持兵杪歲

王制
冢宰

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

開冰踐露病火宵行便屆全淮乃其神速未

騁三略非勞六奇

李康運命論張良得黃石之符受三
略之說注上中下三計漢書陳平六

出奇
計

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闢

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

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

廣州記馬援討平交趾於嶠
南立銅柱以表漢之極界

吳之步騭故是相懸

吳志步騭為交州刺史威
聲大震南土之賓由此始

況孫處

宗之叛徒正槌盪主耳

陳廢帝紀慈訓太后今日盪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

公私慶快可得而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

覈

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戎注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

存亡不測懸懷飲淚破

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

主帥某馳往稱慶徐陵呈

重荅朝臣書

南史劉師知傳武帝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使御人

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

議服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

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

決斷陵同博士議謝岐議必備衰經陵荅書

云云文阿猶執所見眾議不能決
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

喪大紀屬纊俟氣絕

古人爭議多成怨府

左傳

叔孫昭子曰

吾不為怨府 傅玄見尤於晋代

晋書傅玄為司隸校尉每有秦劾或值日暮捧

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王商取陷於漢朝

漢書上素重商知張匡言多險制曰

勿謹自三緘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

敬同高命

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權

薦陸瓊書

南史陸瓊雲公子也字伯玉素有令名為陳文帝所賞以文學累遷尚書

又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乃

除司徒
左西掾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

見讓左僕射表

進居郎

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

積

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

見與楊僕射書

雲雨十年

顏延之詩朋好雲雨乖

心想河陽言

銅爵而無遠

魏志太祖於鄴作銅雀臺

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蜚

幽明

錄鄴城鳳陽門五層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北使還辱
一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

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忍同言敘循環巧製欣慰良深河

朔年芳

後漢郡國志朔方郡大城故屬西河

雖當晚晚

屈原九辨白日晚晚其將入兮

白

溝洿洿

水經注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

春流已清紫陌依依

水經注

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

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第三

秦世胄

漢高祖紀注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六輔

良家

漢兒寬傳寬表秦開六輔渠

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永之筆

漢游

俠傳谷子雲之筆札

無慙古人蓋延之功

後漢蓋延傳延與吳漢同歸光武號建功侯

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

聖朝欽明纂歷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

豕

見勸進表

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

劉昭幼童傳晉明帝

問長安何如日遠答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復以此問又以為日近元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

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

揚雄

交州箴交州荒裔水與天際

則輸琛王府

詩來獻其琛

屈膝閭門

西京賦注閭闔

也

川洞酋豪彊梁溟海

古逸詩金人銘強梁者不得其死

神兵一指

率土咸康

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方當偃霸於靈臺

見論和親書

韜戈

於武庫

漢魏相傳霍光曰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武庫令

變大風於五禮

辭典

脩五禮詳與

楊僕射書 驅蒸民於昌辰

詩天生蒸民

物色英聲搜揚俊

傑投竿負鼎

見與宗室及王太尉書

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

馬

見為貞陽侯及與酋豪書

而弟留河北義等周劭懷此殊才實可

傷嗟吾掩岷既暮

屈原離騷望岷岷而勿迫注掩岷日所入之山也

容鬢皤然

易賁如皤如

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

檀弓夫子曰予疇昔之夜共

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

喪大記君喪狄人出壺司馬乃

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俱歷春冬移館於箕

見與楊僕射書

同

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

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揚雄方言蟬楚謂之蜩左傳

古者日在北陸而歲
冰西陸朝靚而出之

歸雁銜蘆多經寒食

淮南子雁銜蘆而翔似備

弋繳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
吳挺曰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靖言

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

免因於不才

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又人間世篇匠石見櫟社樹曰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殼觫之牛自保由其無用

見孟子以余

鄙陋未友龔生

見與楊僕射書

惟歎吾賢不同蘧瑗耳

論語蘧伯玉使

人於孔子若推溝拯溺

見孟子

每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檻

所以降尺一之書

後漢陳蕃傳漢尺一版寫詔書

馳輶軒之使

見與楊僕

射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隣更成難請言尋雅告

所及縲囚

左傳知營對楚子曰兩釋縲囚以成其好

便訪鴻臚

後漢百官志大鴻臚掌諸

侯及四方歸義蠻夷

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

維同惡

左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燕禽望闕

戰國策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

王於華屋之下

冀馬臨江

左傳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裁頓雲羅自投天

網

見移齊文

京觀之冢宜彰武功

見勸進表

周醜

疑作首之門方申

明罰

左傳齊襄公之六年鄭昭伐齊齊管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門

而聖朝好

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

左傳宋公謂南宮長

萬曰今子魯囚也

恩澤從容無異荀瑩之禮

左傳荀瑩在楚楚子厚其禮而歸之

方之於弟况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

儀禮

使者載禮帥以受命於朝周官司常通帛為旃

處彼高閣

左傳高其閣閣以無憂客使

庭奏

歌鐘

左傳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座延僑

盱

晉叔向名盱鄭子產名僑

賓客之叙方於阼階

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

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解然後客復就西階

田獵之禽同於君膳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

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

隆平義應旋反况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回豈

云隣睦弟遂鍾儀之操

見與楊僕射書

對此皇華高厚之詩

左傳

齊高厚之詩不類

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

未詳

三戰七禽之言

魯仲連遺燕將書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三戰之所失一朝而反之徐文炳曰晉漢春秋諸葛

亮征孟獲七縱七禽

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

見谷周處士書

彼之使客

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

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

奢

魏劉楨詩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

擊壤之年惟欣堯俗

高士傳壤父者堯時人年

五十而擊壤於道中

若邪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

原注若邪至此闕誤

不棄

忝亞宗卿非復侵官天扈

左傳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但當今芄芄在詠濟濟盈朝

詩芄芄檇檇又濟濟多士

才冠卿雲

司馬

長卿揚子雲也見漢書

智同荀郭

荀或郭淮也見魏志

文辭富於江海高論

薄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

見與王僧智書

侍奉清規之內弟來

款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

疑作

使良有

猶希贈鯉之書

古詩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郵驛方通復行蜚鶴之

信

魏文帝詩飛晨鳴聲可憐

鶴

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附尹義尚書漳濱江渙眇若天涯去雁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

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水自結非由漢后之軍
草露恒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詎知朔野之寒
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
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宣匡奉之風偃息康莊
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損
宜曰生平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
子之知音經奉待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
製碑文絕妙之辭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
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
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奠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
歸馭驛俱反何期義毛湮淪墜瀧漳濱之水逸嗣厚
霄輕行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
與不才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不得連城晉失
楚材直亡其實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
源同流寓於仙嶺每瞻牛侯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
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

方傳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
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
想時通無因勦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
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
通賜論及輜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
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求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
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庶
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
卒成強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
彼如此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
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協
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
齒是以隔河分轍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旤
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
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
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鄰義尚何罪

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
乘間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
躬邁影實仰舍弘之澤
載筆連洒罔知所運

與李那書

北史李昶傳昶小名那幼解屬文有聲洛下周文令入太學保定初以近

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
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竝為納言父志字
鴻道爾朱之亂奔江左昶以父在江南身寓
闕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
附那荅書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
日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
矜期忘想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
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
南橘柚薊北桑柘陰隤陽舒行止多福足下
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

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辨訓文約况復
麗藻星鋪雕文錦縹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
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
調移齋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
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惟傳好事僕世傳經
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
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
安筆硯顰眉難巧學步非工恆經牧孺之談
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
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
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
鞏雖拂寶媿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
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
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罵其鳴矣
懸豫章之牀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
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繪有復

道意無伸

李那頓首

藉甚清徽

見為陳武帝書

常懷虛眷山川緬邈

見前表

河渭像於

經星

見樂府

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

見報尹義尚書

青蔓戒節

見與王僧智書

白露為霜

見詩

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

文士

傳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風議拾遺左右

獻納便繁

漢官儀侍中周官也便繁左右與帝升降

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

留使催書

晉孫惠傳惠每造書檄東海王越或驛馬催之

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駐馬成檄

學林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

車騎

將軍賓客盈座

未詳

丞相長史瞻對有勞

蜀志張裔字君嗣丞相亮出駐

漢中裔領留府長史書與所親曰晝夜不得寧息
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脫惠

箋繒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素有消渴疾漢書司

馬相如卒
於茂陵
卧病漳水之濱
見與宗室書
迫以崦嵫
見報尹義尚書
難

為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覲高文
見同汪詹事
載懷勞

佇此後殷儀同至止
吳尚采曰周武帝紀保定元年六月遣御正殷不害使於陳
王

人授館
國語襄公至陳膳宰不致餼司馬不授館
用阻班荆
見與王僧辯書
常在公

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
周明帝紀

武成二年三月重陽閣成
及荊州大乘寺
隋書荊州南郡注舊置荊州
宜陽石像

碑四首鏗鏘竝奏能驚趙鞅之魂

樂記子夏曰非聽其鏗鏘而已也詳讓表

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

漢竇融傳融封安豐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皆相與竝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

山澤掩靄

曹植王粲誄榮耀當世芳風掩靄

松

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

郭璞注三峻山在聞喜

依然四皓之廟

張禮

遊咸南記圭峰紫閣在終南山四皓祠之西

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

悉陳華簡

漢地理志右扶風領縣二十一起宮者有八縣詳樂府

昔魏武虛帳

陸機

弔魏武帝文遺令使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

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韓王故臺

晉孫楚韓王臺賦序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

兩故臺訪諸故老
云韓王聽政觀也

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

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

漢郊祀志秦帝

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
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泣望羊碑

晉羊祜傳祜好遊岷山襄陽人

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
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一詠歌梁之言

劉向別錄

魯人虞公發聲
清哀拂動梁塵

便掩盈懷之淚

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
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

瑰盈其懷

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

今二乘斯悟

寶性論何等為六種人一大乘二
乘三小乘四信佛五信法六信僧

同免

化城

法華經法華導師多諸方便於險道中化作一城
是時疲極之衆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安照想

六道知歸

法苑珠林問曰云何名六趣依毗曇論云趣者名到亦名為道謂彼善惡業因道能運到

其生趣處故名為道亦可依所造之業趣彼生處故名為趣

皆踰火宅

法華經長者以牛車羊車

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華嚴經火宅衆苦所燒也

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

黃絹之辭

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入試使邯鄲淳為之操筆而成無所

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彌懷白雲之頌

穆天

子傳帝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

能但恨者闍遠岳

法華經者闍窟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中故號鷲嶺

檀特高

峰

佛說太子須大拏經葉波國温陂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徒汝著檀特山

開士羅浮

法苑珠林

西晉沙門釋道開燉煌人石虎時來月氏石氏將未與
弟子來建業入南浮羅遂卒山舍素彦伯興寧中登山

禮其枯骸也

康公懸溜

未詳按法苑珠林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東吳

止赤城山石室竟陵文宣王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
敬以師禮建武末卒於山中

循環省覽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

蘭相如傳相如奉璧秦秦

王秦王大喜傳以
示美人及左右

翫之不足同於玉枕

拾遺記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

枕領下篆云帝辛之
枕與妲已同枕之

京師長者

後漢馮煖傳謂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

當屏居自守而反遊
京師長者其敗必也

好事才人

漢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令依
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

看太學之碑

漢蔡邕傳邕正定六經文字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觀視及摹寫者

車乘日十餘兩填塞街巷

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

高士傳張楷隱華山學者從之

成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

晉書雷煥為豐城令武帝時斗牛間有紫氣張華問煥荅

曰寶劍之精耳當在豫章豐城煥至掘獄果得劍二一以送華一以自佩華得劍曰乃干將也莫邪可復至乎

然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劍失所在煥子華攜劍過延平津忽躍入水但見二龍蹠深曲

韓子雙環

必希皆見

見與楊僕射書

莫以好龍無別

銳曰生子葉公子高好龍宮室雕文盡以

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

木鴈可嗤

韓子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鳳曰南史王彧傳詔荅曰張單雙災木鴈兩失

吳丹載望

瓊瑤

詩報之以瓊瑤

因乏行李

左傳燭之武曰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金風已勁

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爰繫徐陵頓首

與顧記室書

未詳按顧越傳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

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又按陳宗室傳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天嘉元年封鄱陽郡王六年為綠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山性寬厚美風儀於諸王最長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

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
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帽簪釘額條布裹頭虜袍
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徧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
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荅而走反為憾恚忘相陷辱至

六月初遂作旨書便見誣謗

南史陳暄傳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

搢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
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
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
作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

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

致成墮免此事冤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

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

少府卿鱗南史作鱗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

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其炳曰南史陸驗徐誌並

吳郡吳人兩人遞為少府丞大市令朱异其邑子也尤與之昵世入謂之三蠹鱗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三

年為綸所殺魏晉之前如為久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

愛南史作爰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邪紀文南史作交卿公向

璡皆為列棘豈冗雜曹郎乎南史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宋明帝世權亞人主元徽

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五年賜死又紀僧真

子交卿甚有解用徐爰南琅邪開陽人本名瑗後改

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

王小府墨曹

南史曲江公譽昭明太子第四子封岳陽郡王隋書荊州巴陵郡湘陰縣注梁置岳

陽郡承聖時為故敬帝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

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

者徐領軍節度自啓樞為郎勅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

不為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為呈啓而已以

此見罪一何冤濫吾昔在承華

見荅王太尉書

是弟所悉行年

六十無復儕儔非意餘生忽此誣謗堯有驚於讒說

辨典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

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孔將惑於拾塵

呂氏春秋顏回對曰向者埃煤

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雖復聖主機明不能悉照殿下德高兩

獻

漢孝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吳皖曰後漢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

好經書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

風美二南

詩序周南召南

論在國謹節始終如一稱為賢王

正始之道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

王化之基

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祈冒弟與吾遊眷亟回星紀故

人如此寧不矜歎邪侍言有便云何且為啓聞一蒙神

鑒照其枉直方歿幽泉無恨灰壤伏覲謁帝承明

魏曹植贈

白馬王彪詩謁帝承明廬

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則殿下前

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

後漢書吳良傳東平王蒼辟良署為

西曹上書薦良拜為議郎

無王丹所舉之謬

王丹傳容有薦士於丹者因辟舉之後所舉者

陷罪丹坐以免

吾得方辭武騎

漢書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

永附梁賓

漢書景帝拜枚乘為弘農都尉乘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

雖媿家丞庶呈秋實

魏志

邢顥為平原侯植家丞顥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緣弟子劉楨諫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悚慨徐陵白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原注其人梁末入北齊中云賢從

君政佐佑興基此必南人而為齊謀主者按徐之才丹陽人也隨豫章王綜入魏武平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之才解天文兼圖識之學知千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帝登祚後彌見親密惜齊書北史本傳之才俱無表字可攷姑存之

恩

當作息

報

南史本傳陵長子儉一名報按集中有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近歲奉使來

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

齊書河清世祖武成皇帝諱湛年號也

并惠以明

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

未詳按列女傳梁寡婦高行者

梁王聘之乃懸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神異傳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忽與人通鏡化

鵲飛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也非堂書鈔孫承鏡賦序余昔於吳市得鏡晞日映水清朗明瑩

言慰

相思反增離眷劉傅二常侍還

陳書傅縡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世祖召

為驃騎安成王中記室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

又承書札銀鈎甚麗

晉索靖草

書狀婉若銀鈎

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為笑

劉琨答靈鑑書舉觴對膝破涕

為笑素秋方屆

梁元帝纂要秋亦曰素秋

溽暑稍闌

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

體中

何如善保元吉叢臺之壁

盧諶覽古詩趙氏有和壁漢地理志叢臺在邯鄲趙武靈

築少海之珠

山海經無臯之山南望幼海注即少海也

何必鄉里所在為貴

卿託身大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

三命

見荅周處士書

清宦兩宮

漢竇嬰傳有如兩宮爽將軍則妻子無類矣

何乃闕

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

見報尹義尚書

朽老之疾

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

張協登北邙山賦墳隴嶮嶮

未遂東都之

期

博物志公卿送夏侯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踟地悲鳴得石槨銘云佳城鬱鬱三十年見白石吁嗟

公居此室乃葬之

牽役承間但有衰頓賢從君政佐佑興墓中

舍謚殿中立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身歸

來鄉國亟徙炎涼

沈約詩寒暑遞炎涼

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

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

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於文

侯耳

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

不感動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

善舞由是得幸以延年為協律都尉樂記魏文侯問於

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燕南趙北

後漢書公孫瓚時謠言曰燕南陸趙北際中央不合

大如礪唯有地角天涯言接末由但以潛歆善敬德中

此中可避世

郎竝北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輜軒見與楊僕射書別當

委白君問

諫仁山淡法師罷道書

竊聞出家間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

涅槃經在家迫

進猶如牢獄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

非但經有明文亦

自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

文殊問經住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

大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為目下之英竒非久長之深計

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

中之苦

見涅槃經

弟子素與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

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沃乎逆耳

漢淮南王傳嚴正上書曰

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

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舍已成之功深為可惜敬度高

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留侯

漢張良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臣願封留

形類卧龍擬求葛氏

蜀志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

卧龍也將軍

黃石兵法寧可再逢

漢張良傳良嘗問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

一父老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良因跪進因授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三顧草廬無由兩遇

諸葛亮表三顧封爵五等惟

見不逢

書列爵惟五中閣外門難朱易白

世說竺法師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

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

遊蓬戶漢吾丘壽王傳或由窮巷起白屋鳴笳鳳管非

有或間

魏文帝與吳質書從者鳴笳以啟路詳荅周處士書

儻女歌姬空勞反翫

左傳晏子曰

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麟角

抱朴子學

撞鐘舞女

若牛毛得

如麟角

以此之外何所窺窬

見與王僧辯書

法師今若退轉

寶女經佛告寶女吾往古世堅固勸助而不退轉

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

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

李斯上秦皇書河海不擇細流

入者則尊

歸依則貴

上生經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

上不朝天子下不讓

諸侯獨翫世間無為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

餐香積之飯

維摩經上方有國佛號香積如來以一鉢盛香飯恒飽衆生

心不妻妾

之務身飾芻摩之衣

木詳按法苑珠林衣中有四者一
糞掃衣二毳衣三衲衣四三衣

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寧不樂哉其

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璧朱門

韓詩外傳楚襄
王遣使者持黃

金千金白璧百
雙聘莊子為相

理然致敬夜琴晝瑟自是娛懷曉筆暮

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

晉藝術傳佛圖
澄天竺人也本

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石季龍傾心事澄季龍大享
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
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
冉閔小字棘奴明年季龍死遂大亂橋化長溝未詳巷吏

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

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

鮑昭詩擾擾遊宦子

我且安眠

巷裏云云

李陵答蘇武書而執事者云云

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

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

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

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惱萬倍勝於白衣

四分律沙

門以世俗法教白衣

一入愛河

法苑珠林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

永沈無出其

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

增一阿舍經鳴鐘偈福

尋香馥以生心朝

覩尊儀

法苑珠林云起千尺之尊儀

暮披寶軸刹那之善逐此而生

仁王經一念有九十剎那一
水滴微功漸盈大器

法苑珠林

寶積云世尊告言譬如有人析一毛為一分以一分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彌陀佛剎莊嚴彼大海水喻普見

佛剎莊嚴復過於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

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

維摩

經度百千劫猶如彈指

遠近低回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間有者得

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

間樹下故自難期

報恩奉盆經一切聖衆或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樹下經行或得六神

通枕石漱流實為希有

晉書孫楚曰當欲枕石漱流

猶斯之類不可

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怖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

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邀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

過去之因攜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賢愚經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

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氍奉土如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注氍織成大衣也阿育王傳王作八萬

四千金銀琉璃玻璃瓔盛佛舍利齊竟陵王子良付士淨住子淨行法門云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衆

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按識因識果不以為愆知福佛經佛有過去當來之號

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

有沈身之患六悲經佛告阿難有大商主在海中間其船卒壞或有得船版者或有浮者有命終

者我於爾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穩而度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為天

人之師景德傳燈錄周昭王二十八年釋迦佛生利利王家放天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湧金蓮花自然

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

必闍黎和尚釋氏要覽梵語云阿闍黎即唐云軌範也書輒致敬和尚遠近

嗟詠貴賤顯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起世

經剃除鬚髮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法苑珠林律中

被腹如見長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老乃偏袒之

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瑜伽論王過有

十二不
得自在
便以君為提封

漢刑法志
提封萬井

若不屈膝歛手自違

無因俯仰承迎未開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

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

心居魔境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

柳何足闕懷頰似桃花詎能長久

梁元帝詩柳葉生眉
上又三月桃花含面

脂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

漢書趙氏子弟驕妒使仔
忍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

信宮坐卧忘時不免秋胡之怨

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秋
胡子之妻納之五日去宦

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以金與洛
之歸至家母呼婦至乃向采桑者也婦自投河而死

川神女尚復不感東阿

曹植洛神賦注植入朝帝以甄后遺枕付之歸途感而入夢因

作感甄賦後改曰洛神按植封東阿王

世上班姬即班婕妤

何關君事夫心者

面焉

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若論繾綣

左傳臧昭伯載書繾綣從公無通內外

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

悟賣花

大藏一覽悉達多太子妃邪律輸陀羅即是宿命賣花女也

未得他心那知

彼意嗚呼桂樹

戰國策蘇秦對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遂為豆火所

焚

法苑珠林乾薪萬束豆火能焚

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

翻譯名義集摩尼或

云踰摩正云未泥即珠之總名也此云離垢此寶光淨不為垢穢所染

弟子今日橫諮必

為法師所哂世上白衣可訾何限

遺教經白衣受欲非
行道人無法自制嗔

猶可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

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
道之功已備滌俗之法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
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
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
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
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悞自錯

永棄一生乃知斷弦可續

博物志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弓絃斷以口濡

香膠續之以射終日不斷因名曰續弦膠

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

有

齊蕭子良集經所謂火中生蓮花此實為希有

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

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

更為魔之所繞

摩鄧女經阿難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

女歸告母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

猶須承三寶之力

齊蕭子良集照周等

覺謂之佛寶禮無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體一義三同性三寶

制彼窮兇豎

般若之幢

佛書有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按梵語般若此云智慧 吳桓臣曰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

傳建立法幢
摧伏異道也

天魔自歎

因果經菩薩將成道時魔王恐諸衆生皆歸空我境界令三女

供給以亂定意菩薩不納三女忽然咸變陋形

若此言者當即便冀棄芻蕘若

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與智顛書

陵和南

法苑珠林和南者出要律儀翻為恭敬善見錄翻為度我二義俱通

昨預沈儀同

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

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又

陵和南仰注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
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
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
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無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
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慮轉
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操公
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又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
多諮惟遲拔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
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

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

婆安論
罪人為

獄卒阿傍之所拘刺不得自在故名地獄法句
經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

三願即

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

勝天王經佛自說云八十種
好者五十八章下不高不下

隨眾生樂

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

道宣律師感應記清淨梵行脩童真業

五

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今書丹款仰乞

證明陵和南

補

玉臺新詠童謡云洛中女子莫干妖前至三月抱胡腰論邊境事書

京房易傳有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舊唐書呂才傳祿命書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

生者並無官爵
答諸求官人書

徐孝穆集卷三

謹案卷三第十五頁前四行已倒於此刊本倒訛
擣據南史陳本紀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令從弟奩知後事刊本奩字
訛作大淵二字據南史侯瑱傳改

第三十六頁後八行揚雄方言刊本揚雄訛爾雅
今改

第四十四頁後五行煥子華攜劍過延平津刊本
華訛葉據晉書改

第四十九頁前四行跼地悲鳴刊本跼訛接據博

物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魏鎔